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六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刑部二

慎刑

葉良佩曰夫刑法者禮之輔也禮者晅潤而法者震曜禮者身軀而法者手足禮者主君而法者弼佐彼此相須以為道蓋闕一不可焉者也賈生之論取舍固嘗貴禮而賤刑矣彼有所激而云爾也

非聖人制作之本意也彼見嬴秦滅詩書而首法令其極也民怨而風衰而秦遂以亡國故為是抑揚之說欲時君矯而歸諸正爾乃若聖人之意其制刑也正所以輔禮是故出禮則入於刑何以明之夫君令而臣恭父慈而子孝者禮也反是而不恭不孝則有刑吉凶賓軍嘉各有儀節禮也反是而猖狂自恣慆慢匪彝則有刑故曰刑者禮之體貳也聖人之所藉以平治天下之道葢

莫要於是矣是故聖人創而為之乎則非聖人創之也昔者臯陶為理嘗陳其道於帝舜矣曰五禮五刑壹皆天之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失爾子孟子曰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寧竊負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陳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由是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專若是者何哉其意以謂吾之所以為天下者以禮而已

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守之乎臣之於君猶君之於天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責國法不忠乃伏劍死張釋之為漢廷尉人有犯蹕奏當罰金有盜高廟玉環當棄之市文帝大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固諍弗易

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惡天子之怒人情之所甚恐也乃二子獨若是焉何哉所以為君上守法也故臣之法受之於君者也若不能為君守法則失其所以為臣君之法受之於天者也若不能自守其法則失其所以為君誠使君臣各得其職則法行法行則禮立以禮為天下其升而為大猷也何有先儒謂律為八分書葢以其輔禮與道而言之也然則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議禮非深於禮者不足

與議刑於𠪚刑法之敝也久矣安得深於禮道如舜與臯陶者而與之議刑法哉

劉球疏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益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

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賞中而憲典彰矣

致仕尚書林俊諫廷杖疏臣待罪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聖憂臣受知四朝叙復起

廢者屢屢竟無能久於其位以宣有微勞陛下新
政之初名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於其位力乞休
致顧蒙賜敕給役給廪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强
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自按
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㢊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蛻
爲前項致仕恩典及身葬祭通乞停免以為存歿
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遺表之義僭有獻爲夫議
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大

辨恐未足以服其心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爲存恤叙復日俟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儷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温旨以荅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氈疊帊猶牀褥數月於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

體所宜醲有末年諫止南廵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好生打著問喇虎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概打問無復低昻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宁為空伏望聖明

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
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鄒守益舒芬席書霍韜方獻夫者
輩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臣舌梗意長援書
難盡無任懸結愛願之至
刑部侍郎呂坤自陳疏高皇帝之定律也蓋凡七
易當重者自不從輕刑部之擬罪也法欲堅持寧
死諫不宜阿奉而臣以不切不果之念退縮因循
致令無罪輕罪之人吞聲飲泣有臣如此官守謂

何臣聞三年大旱為匹婦之含寃六月飛霜因一夫之抱屈今刑部獄中含寃抱屈者不止二人也不平隱憤上徹雲霄鬱結窮愁散為氛祲臣上之不能為張釋之之執以悟聖心次之不能為蜓䖳之去以明已志回禄煽熖孽自臣躬伏望皇上將臣罷斥責令刑曹以後詔獄一切奉法不得阿意奉承以損聖德以戾天和臣即𨄅伏草莽所甘心矣

刑科鍾斗慎刑䟽臣按國家設官一事止屬一部而特於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同鞫問大理寺平反總之一稟承於律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為拳拳曲切此羣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於今刑愈煩律意愈晦耶總惟問刑衙門於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斷獄條例茫然

再經旨駁便爾牽合矣大半移情就律何嘗按律定辜即不然而中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先後延挨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數月傳染漸入瘴鄉一案而沉滯餘年磨累幾登鬼録諸如此類實可涕零職非不嚴催因循終是謬為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其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崇禎三年御史吳履中朝審疏近日者復朝審獄

囚矣今日之獄囚非尋常𠘧駢首虆項率皆公卿
大臣淮南子曰庶女𡊮天而雷下擊景公臺殞漢
書載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室是梁太
后聽兄冀枉誅杜喬也葢用刑一失其中則邪氣
積蓄陰陽謬盭妖孽滋興不可不愼古者人君不
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葢恐喜怒有所輕重於
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向者見人情玩弛日甚積

習難破大加懲艾嘉與更始誠救寛以嚴而化枉為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輒經屢更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至堅於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所覬望以希合聖意不能無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好生之本心如是也皇上敬天勤民同符堯舜臣下奉法無狀乎反失宜習慣積獄之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漠

然何也臣又稽會典載問刑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謂口供既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者供招多不出囚口但彫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溢乎法法踰乎情皆非確擬嘗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子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勿就君以就中中之為言不偏無枉之謂也況内

外法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可不明制律之意體欽恤之仁任聽强合以胥越於其間哉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寃抑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渺小也兹值聖主當陽多男應索凝祥集慶千古罕儔者正惟寛仁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繫釋寃惓惓申諭諸臣何復妄為揣摩不仰體我皇上好生之德哉

伏乞嚴敕問刑衙門一切讞獄俱要明律意不許少為增減上干天譴所當矜疑解網以施法外之仁此則刑罰為生死斷續之關未必非天心所惻而示皇上以儆懼者也

南刑部主事曹荃求致治之原疏竊惟是非者天下之公事偏用之則傲倖者生端而報復無已賞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習視為固然而威勸不靈以令人心懈弛吏道陵夷之秋而槩以尚德

緩刑之說雜陳於座右臣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言刑所求於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今觀之竊有憂爲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二三執政也自錢龍錫以輔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柔隨即安危大事囁嚅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巧用揣摩即脗然爰書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啓沃之資也自楊世芳劉必達以閱文拘謹置之

司敗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
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選力捍危疆聲名甚著偶掛
彈章幾不保身王忠孝清操自矢橐無尺縑禮數
稍疏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飲蘗者懷
不測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舉賢無隱也王績燦
吳執御吳彥方以薦揚縲絏而言路吞聲雖有正
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糾慝不避也
摘發廠衛之許國榮以鉛斤落職抵觸閹寺之金

鉞以銃門褫逐甚而馬思理高倬諫用中涓雅有風亮以漫不相涉之草場累月縶鞫而危言賈禍宵小益肆其鋒鎧碩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坐石垂緌而民知耻者罰當其辜也叔季之時深文峻誅而下不辱者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雷電日赫而恬不知警至矯激之士借以為名高詭恢之徒因端而飾説可不為深省者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則内臣之遣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内

臣不出則雪霜雨露皆屬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
矯竊半歸中貴今者大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
摘罰不踰時而張彝憲鉅萬贓私悉置不問邉臣
餌敵養交立就榜掠而王坤同主欵議反蒙優詔
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彈駁之權
而無斧鉞之凜將來鴟張又奚所底止乎海內元
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平則萬物皆安
不平則百職俱隳臣身在南雖無言責而臣職惟

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敷陳伏懇聖明察其狂瞽

特昭廣大既沛好生之仁復開改過之路庶執政

攸司益詳於明允即蒙譴諸臣彌勸乎浩蕩矣

崇禎十年中允黄道周愼喜怒疏臣坐狂瞽自廢

五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盡驚聞邉警匍

匐入都萬里載途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

臣有頂踵可効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

阿澒涊遂歴春夏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

可對衾影還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成囈夢凄然淚下細觀自古忠藎之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疚威怵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籲乞身自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群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絶然觀邊圉洊驚寇攘式内廉耻道衰人心盡喪非有

獨立不懼有賈無貳之臣必無以灑發夙心湔除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敢為陛下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即如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請命冀下沛澤以成麥秋即釋滯囚斷庶獄繪監門之圖徇烹桑之請猶未足以上叶元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内繫兩尚書衿紳咋愕道路嗚咽未聞有一臣寮敢申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兇蠲寃解網賛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寛仁

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葢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
有士氣不揚隨風茅靡至於今日者矣臣觀天下
災祥繫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
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隣則臣隣興作怒氣行於邉
鄙則邉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
怒亂庶遄阻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其大
不爭於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可喜
之臣則臣無一可起之事邉無一敢怒之氣則亂

終無一遄阻之日威順反施貴賤倒置是以姦昏互煽叛逆蜂起四方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勞於上百姓輾轉於下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黙不違道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遠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蚳鼃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閧政府諉却之端後

者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遠媿古人臣何知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忠以垂有懐不盡之戒臣擊壤荷榮沒齒無怨謹此奏聞

給事中姜埰宏作人之化疏臣讀易之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古文章興獄事不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盛美爰有復社之名敢云人盡才能要而

論之闡明經史銳情講誦其間即有二三之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言扶進正論觸犯威嚴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盛世所宜諱也如以為分外狂簪宋臣范仲淹不自其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乎乃自罪輔密承衣鉢事類坑儒不曰誹謗即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乎罪輔固末之深思耳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事苟害治縱使緘舌亂靡有底孔子

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草猶有屈軼宋時太學諸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壅塞專固嚴猛廹促民力屈絶當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返躬循省豈盡無過若空言賈罪立陷阱機穽使投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横議申屠絶梁碭之踪抑亦過矣且罪非輔亦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留

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簦之時朱紱簪筆之日總此人才國家累世育養幸有經術湛明之儒指陳切隐裨益上理士苟不攷古今治亂之端當世得失之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忤權姦者輙為狂生幾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校可輕始而畏讒口者繼而諱文事師儒可罷始而廢社課者繼而壊文運其於皇上豈弟作人久道化成之治不大傷哉目今

鄉會兩試正人文消長之時伏祈天語申飭俾天
下之士勿以復社為危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社
之禍始於周之夔之誣訐張溥也張溥一代著述
之手砥礪名行折衷古今不幸齎志以歿天下惜
之昨見臺臣劉熙祚疏請表章聖學幸蒙睿鑒併
祈皇上予以易名之典以重文學之臣詩曰古之
人無斁譽髦斯士臣為皇上頌之矣
崇禎十年中允黃道周求言省刑疏臣自計此生

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欲求一靖獻不可得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沉眩二十餘日時科臣陳昌文與臣同病竟死令臣當日死則亦死矣縱有忠言誰為白者臣迂蒙寡特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懇懇欲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為禮樂以治方內設

為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繆綫
纓氂纆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
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
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為
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宣王側身
憫下之至也感玁狁蠻荊而修政是為六月江漢
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思謀
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

武莫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姦宄冦攘未可頓服所當深維其道講求其故考證詩書以鞏其後齷齪瑣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他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土水不治人民不

治雖明神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寛仁弘宥
蓋有身任重寄七八載罔效尚擁權籍自若者夫
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
故寛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
晨呼百臂齊奔而東西悠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
倚席而廢箸也臣觀陛下每值天戒輒避殿省躬
率先羣下此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
未有得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

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坌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内何足以廣名祲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况州縣承流象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隂陽若否皆視當宁之心氣當宁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静則天下皆静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宁之心氣既以敬静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静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怒

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今天下巉險誣賴之徒羣聚京師烏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俯首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懸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斂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輙斥方清獄而

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為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雉罹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為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控擾之中尚日與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為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而遑

烽東警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蹤塞兄不言人過然私誦聖賢之言以為清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責至人忠恕以恕僚友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養驕無觸乳之犢陛下敦睦即雍孚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

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彊寧保天下四海無一蹴匆齒馬之事目下伏暑將徂凛秋且至最要者在安慶厲師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襄鄧之賊勿以若撫若勦誘之道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為截伏搗堅之策勿以若棄若存復成瓦注鼠便者在因士氣方朝開兵衝州縣另為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抗鱗强項之臣使為秦豫襄盧

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户分畦銷其壯志又亂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證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寃行此五事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憲諸臣之詬誶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没齒無怨又臣自未病前觀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

皆火也又以朔夕合火宜修平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爲厲明春熒惑在於大火徘徊氐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遜恙戎務漢臣葢勲曰寇在於外而内陳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歷理深明天道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内勝筭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敝於兵餉刑獄之下乎臣草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瀕死思一罄所懐非敢一毫感憤輕談時事惟陛下垂鑒憫其孤危惓惓冒

昧乞賜生還冀遂首丘臣無任感激之至

崇禎十一年給事中孫承澤徵臣入告之初疏臣
生長輦轂世受國恩蒙皇上親賜策問拔置刑垣
感激無地今當受事伊始因思以職掌為報稱首
先刑獄蓋治天下之道惟禮樂兵刑如刑失其宜
名為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優之政故古
聖明王莫不慎重刑獄或曰折獄致刑或曰議獄
緩死寛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惕雷電之

威非取必於姑息也如服其心殺之而不怨書曰

五刑五用哉言貴當也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爲非

往往自扞法網而大小臣工或不自愛愼辜負聖

恩間置一二於法以明朝廷之憲典具在乾剛獨

攬天下臣民誰不感極而惕息哉臣去年留考在

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得釋者千餘人路

傳巷語以爲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袁

繼咸於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寛刑臣鄭三俊道

臣曾櫻於私寓而不以一事沒其生平矣即令堯舜復起不能有加臣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罰其不得已而用者也凡司刑諸臣或拘於文法輕重不得其所麗而皇上以大明照之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猶是明法敕罰之仁心也而諸臣或妄相揣摩過於疑畏以是有經歲累旬不敢即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寬耶故臣曰臣子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圜扉之中

羈繫將滿其中豈無寃抑實干天和伏乞皇上憫此愚衷弘開一面立敕再為清理其徒流各罪速令遣斷其人命非下手姦盜無原贓務令真偽立分則所生全又不知凡幾矣至於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各有應得決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而不即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為解網也是留獄也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竊意章疏朝上而聖斷夕報可也即臣工

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以私狥非以臆決即皇
上以為不可而再三補牘聖明亦必不以為瀆聒
也虛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克厥愛者聖明如
天之仁也寧有成心於其間哉臣見邇因星變致
勞皇上素衣避殿實圖修省則清理刑獄實弭災
之大端也臣在刑言刑直據所見伏惟皇上採酌
施行

崇禎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論寬緝事止遣緹騎疏

臣讀敕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於日詞烈如霜
微臣拜颺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緝
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於明糾無陰訐也後來以
肅清輦轂則有東厰然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
年緝事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姦宄之滋令
幸我皇上聰明神聖即委任緝事亦無有眩日月
之照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為
假番即假稱東厰則寃鬼俱摇况其真者乎此由

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比較事件則番役即懸價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姦盜而賣與番役則誘者獲利挾仇忿以首告而誣以惡棍則挾者逞志厰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數矣嗟乎設穽布罟以待魚鳥人猶哀之況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吾網羅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伏

願皇上先寛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息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殺匪惟輦轂蒙樂利之休内外闔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罪國法難貸皇上赦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温秋嚴皆為聖恩固安所逃哉若緹綺一遣有貲者家門破散無貲者地方斂餽衛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

而天威所遣跋涉遠來彼自為長途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則留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頼之自非劇惡聖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臻仁壽防有害之政以維平治惟我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之矣

訟理

洪武朝主事王國用為李善長訟寃䟽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

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

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世絶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纎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

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安然都無形跡而倏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知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冤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恐懼愧恥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疏入不報

大學士張孚敬救張延齡疏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聖心罪當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有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明是非則臣負恩罪莫贖矣伏蒙聖諭謂延齡皇伯考懿親祗宜守分乃包藏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皇伯母傳諭録示臣等作速議處因法司會問招詞未成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發示會問招擬臣又覆

看得張延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上請非以其真有逆情尚敢以孝皇帝懿親求皇上宥之也隨蒙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我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伏讀戰懼之至臣伏思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孝宗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聞之武宗彌

留之際皇上迎繼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託昭聖
皇太后懿旨拿人輒自處斷彼時威權内外已震
懼矣迨夫皇上嗣統閣臣等乃輙敢以皇上考孝
宗母昭聖凡在朝者靡不翕從昭聖因自以有擁
立之恩以子皇上為當然以致聖母至京莫知所
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罪以誤昭聖也彼時
臣初為進士未嘗受皇上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嘗
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故敢以一

人犯天下之怒幸賴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靡他也今者延齡之事臣覬内外大小臣工俱默默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實皆幸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

大禮中來得皇上誅滅延齡家俾昭聖皇太后不
得善終以深皇上之過以為臣及獻夫陽為解釋
陰為佐助以重臣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
設心如此而已特聖明偶未察之耳臣連日伏思
延齡殺人之罪誠不可宥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
其他也如臣前議以處延齡或置之南京不得留
住京師以滋惑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於皇
上者不過於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况臣

為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為隱匿之自甘為叛逆之黨乎臣詳招所稱曹祖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為也而況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聖德之累

乎臣又思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國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皇上名臣催勅内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皇上所以思臣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之心豈惟皇上鑒之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皇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聖母亦必欲皇

上寛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法族滅張氏矣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言之也切伏乞聖明鑒察

萬厯朝趙錦請矜宥張居正疏臣等連日廷議遼莊王次妃王氏所奏及湖廣廵撫李江勘報已故

大學士張居正并其所犯事情議定將會疏上請
退復相顧追維往事念不可不一聞於聖主之前
方聖祖肅皇帝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黍
幾務每不能仰體聖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
私其子世蕃復大為姦利於是中外切齒言者四
起而聖祖方旋悟放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忿
恨不已至謂世蕃有謀叛狀於是正世蕃之罪而
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

重干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為株連影捕旁搜逺取以足之聖祖以為此所籍世蓄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無辜之民閭閻之間至今瘡痍未起哀怨未平今日久事明世蓄實未嘗有叛狀而徒流毒江西一省之民論者亦嘗謂其時大臣未有能為聖祖一言之者臣等每切恨之今居正受聖上特達之知心膂之寄其際遇實倍於嵩而復不能仰體聖衷深圖報稱以至自干

罪戾臣等亦何能為之諱聖上量同覆載明並日
月令所議勘處事情亦萬不至如往日世蕃之貽
患亦復何言而臣等中居正所忌擯棄退處有年
今幸遇際聖明復得拔擢至此原其私心亦豈得
盡無怨恨為國家計又不得復言其私心居正之
家臣等不敢謂其一無所藏然比之馮保萬分不
侔初抄没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令居正
之罪還延日久即有微藏亦多散滅令人心憤恨

言常過當而聖意所向鮮克自持萬一復有世蕃
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世蕃萬分之一而其
流毒三楚更有十倍於江西之民者臣等又常見
嚴嵩敗後閣臣多顧念後患不敢復出身為國家
任事居正自以受皇上深知不復顧念而毅然引
為己任今復過為懲創則後之為閣臣者懼矣故
臣等以為欲無阻將來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寬於
既往欲無流毒於全省無罪之民則莫若曲貸乎

一家況居正身死名敗生平所蒙爵謚位號與其子弟官職悉從褫奪亦足以正其罪惡而垂戒於將來矣臣等又就其罪而觀之其過為操切聾斷富貴決敗名教以致四海怨騰而國家元氣為之日消者種種有之然實未嘗別有異志而其受先帝顧托翊戴皇上於冲齡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其功亦有不容於盡泯者倘蒙俯垂體察特賜哀矜不忘敝蓋敝帷之義亦足以增光聖德曲全國體

其為關係豈渺小而已哉臣等竊恐後之追恨於今亦猶今之追恨於昔故不敢不預為皇上一言欲乞俯亮臣等區區為國之心留神察省

崇禎三年都御史易應昌議喬允升罪疏議得刑部反獄一案聖明極其加意臣等無不嘔心伏念事堯舜之君不敢不以祖宗之律者臣等犬馬之誼素所自矢也臣等猶憶失獄之夜寒更凍燭徬徨而起莫知所措明旨閶城失火幾成大變安危

呼吸豈不寒心天語一提猶堪骨凛所幸者聖明先事綢繆無所不至故死賊無端欲逞人心有恃能安斯固祖宗之靈聖明之佑允升等所以至今餘息者皆聖明之賜也然使有律可引即不然有例可比臣等奉旨何難另議惟律例無可加重是以問刑諸臣盡相對閣筆前疏披瀝具在御前皇上言必垂謨動而為法即如先朝失獄尚書侍郎止奪俸臣等前日猶必援之上請者曰此肅皇帝

成憲也則今日允升等之徒杖他日亦必有援為議者曰此因邉警而别論我皇上之成憲也顧臣等前疏猶恭請天語申飭後不為例誠以祖宗法律為萬世法程令曰遵律文正以遵祖宗遵皇上也臣伏讀漢史文帝晝行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張釋之奏曰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頼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之公

共也今法如是更重者是法不信於民上曰廷尉言是也文帝在三代之下纔稱中主然此事尤為千古美談况臣等恭逢堯舜之君敢自遜釋之以傷皇上平明之理哉奉旨之三臣何敢無說而處此提牢主事敖棨繼初以律應杖而議杖引例改徒二年今請加一年為滿徒三年尚書喬允升初以律所不議而杖既引例改徒一年今請加一年為總徒二年益明旨遇警縱囚自當別論固輕重

有權之意也侍郎胡世賞本以推遷出署又以出
征效力前引同僚犯公罪不知情者杖八十更難
再議矣獨臣等叨為皇上法官謂以守法為官今
一加再加一時以奉命為恭皇上異時垂眷憲章
問臣等應執爭今何不執爭畢竟無說之辭仍乞
特頒天語後不為例臣等前疏所請終不敢不為
皇上請者
主事徐爾一為熊廷弼訟寃疏臣竊惟今日恢遼

久無成績者由刑賞不平人心不服而最大莫如熊廷弼一案矣夫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天下幾謂其罪無疑律矣乃臣按當年䟽揭塘報轉覺罪無一據謂廷弼不死守右屯而是時廣寧兵三十萬糧數百萬盡入王化貞掌握廷弼止留援遼兵五千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方無日不言進戰言滅敵而忽同三四萬遼民轉瞬盡潰當是時得此五千人不同潰足矣而

弼罪安在謂廷弼不見事機乃當其按遼時已疏
策必有事最後與化貞共事化貞仗西敵東而弼
云必不可仗化貞信李永芳内附而弼云必不可
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而其如當時廷
臣方信嚮化貞轉責廷弼不能和協撫臣何也而
弼罪安在謂廷弼責在經畧而經畧無其實如屢
疏原派兵馬不與而部覆又高閣束之如云名是
經畧便主持由我則昔以有名無實而指爲擁虛

器抱空名者豈獨一經畧哉而弼罪安在謂廷弼殺戮太嚴而當時節節潰逃節節姑容法紀蕩然獨廷弼至遼始鳴鼓集衆斬逃將三人曰劉遇節王捷王文鼎貪將一人曰陳倫又陸續斬逃兵數百人而軍心帖服無敢叛者豈非事理必當如是耶而弼罪安在臣按唐郭子儀李光弼之討史思明也既與九節度之師同潰自應收拾潰兵扼河陽橋勢必不能以河陽一塊土為尾生之柱坐受

思明桎縛今計自廣寧而西僅山海一重門限廷弼不趨扼何待且能全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面付化貞正與慕容垂軍三萬獨全事正相類豈得與化貞之獨握兵馬而誤用西人誤信永芳以致潰敗者同日道乎可謂勞有足矜當三路初陷時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兵逃民逃將哭道哭惟餘遼陽一空城矣廷弼經理不及一載俄而迎拒敵兵於横河之上又於遼陽城下包甎鑿河列柵埋

砲屹然樹一金湯令得終竟所施何至舉揄關以外拱手授人而其如廷議囂呶不得使少安其任何而令俱抹殺不論矣又當廣寧再潰時試問在廷諸臣幾人留眷屬在京守關諸將幾人敢寓目關外乃當關者慮姦細混入閉關三日衆心洶洶廷弼至關盡勒卻刀馬在外洞開放驗凡二百八十餘萬人令當時鎮讋無人分處無法致此二百八十餘萬帶刀乗馬蜂擁入關不知此日關上風

聲鶴唳之兵作何景象在廷不留眷屬諸臣作何
鎮定而今又抹殺不論矣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
矣才既籠葢一時氣又凌厲一世人望之辟易揭
辯紛紜致攖衆怒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道耳然
夷考當年為廷弼鳴寃闕下如閣臣韓爌部臣周
嘉謨科臣惠世揚臺臣周宗建等皆濟濟名流也
至督臣朱燮元亦西南勞臣闡廷弼按斬輙嗟吁
懊喪數日臣時為屬吏耳聆最真而閻廷弼被勘

被逮時天日無光此足覩近臣所主遠臣所為主
上干帝天之怒下灰將士之心矣今恢遼久無成
績疑正坐此伏惟立賜昭雪為勞臣勸
崇禎三年閣臣成基命救立決科道疏適文書房
呂直到閣捧下刑部等衙門問擬杜齊芳李長春
等二本蒙諭臣等看過付會極門發行臣等恭誦
聖旨嚴責確當即欲將齊芳長春二犯會官取決
臣等不勝悚惶仰見皇上明作求治飭法懲欺二

臣自作之孽夫亦何言然臣等竊有請焉按論罪至於大辟大辟至於决不待時乃法之至重而無以復加者也今二犯此律未免稍過夫罪浮於法則人皆仰覆載之寛而其罪狀因之愈著法過其罪則人皆惕雷霆之震而其本案反涉可矜在皇上聖懷特深有憤於積玩習欺之莫挽而刑亂用重既係積習則因仍已非一日沿重已非一人彼二犯獲罪乃在未經嚴惕時耳今日布此一番斧

鉞凜此一番天威亦足使人人戰越濯惡洗心亦
不敢再有輕犯者矣臣等非輕爲二犯求寬但求
皇上少假須臾再行擬議葢祖宗之制雖其正犯
罪無可矜疑者猶必幾經覆審再三覆奏總以事
關重辟不妨過詳慎也臣等不敢煩言祇願皇上
俯加熟籌而芻蕘愚悃倘亦徵有可賜鑑納者謹
將原本暫留閣中恭候皇上明示施行成公拜疏
後復入會極門長跪至日晡上意解各官俱荷遣

戊

崇禎三年黃道周救閣臣疏臣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瘝曠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今有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蹇諤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歎也嘗閱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寮廷爭不避鼎鑊雖人

無灼見而梗槩頗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徃莫違大
小收聲共託容默至於今日者臣素泥古初出山
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值明主婞阿何故
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梏鋃鐺對簿法庭
搶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
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
室不過數日是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
引痛也今纍輔所坐昏庸疎率為罪督扳緣耳督

臣受敕制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

閣臣坐綸扉遥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

此於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張居正嘗以邊

功得廕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

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

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勝負

何常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

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瑕鏬閣臣

後以邊臣有事必撫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使綸扉之内劃邊墻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躓者惟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决意北伐心疑丞相阻廣利之師故一旦破法而誅屈氂今東疆之圖未有定莫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墻之案者而獨斷然快意於一纍輔纍輔既無斂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蹋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

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若此誰復為擔安攘之畧者乎為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内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𪨶輔為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為人神攄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仇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

開後併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宰輔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連翩逾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浮沉九載寧無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繫縲煩臯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為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即欲整齊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應自陳者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秉輯

瑞之期綱舉數條别貴賤輕重親渙德音則頃刻
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靈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
之武何必囹圄憤盈孫卿駢首令四夷傳者咸謂
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
漸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閉户半生獨立無徒
於萬物無所畔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槩輔
未有三剌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人殺之不足明
威而徒損於國臣不自揣量誠不忍容默負堯舜

使後世鯁士笑明時無人疏上道周被謫中允倪
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黄道周抗疏獲謫臣恐海内
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前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
道周既謇諤承貶宗周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
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
右通政徐石麟救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臣備員留
京奉箋入賀閶闔驅馳顧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千
重甌脱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鴻滿野量壑幾半

入畿以來知我皇上精心密禱仰格元穹而雪不
封條雨不濡軌竊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太
上而不及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太卑而不能上行
亦不得雨茲之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
職無當漸成釜鬵之形致有欝攸之應與正欲以
尚德緩刑霽顔納諫仰壓天聽然後陛辭乃本月
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
旅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累朝致位正

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
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
負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
思之三後昔事神祖歷著勞勛迨事皇上亦已十
年於兹矣一生風力屢挫姦鋒四壁蕭然素標清
骨臣親見其為南戶部時力叅不職司官清釐錢
糧蠧竈皆夙蒙皇上鑒察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
昔頓異一至於此恭繹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

責備於三俊者惟是朋謀朦蔽巧行欺罔為人臣
者有一於斯當身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耄諒其性
植孤忠不敢出此令為司寇僅僅敝衣一篋爨烟
不繼下理之日姦胥獘役酗酒相賀羔羊素絲之
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復移會似屬推
諉罪誠有之至於朋朦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
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即囚
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

備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譬

諸犬馬曾不得蒙葢帷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

何常之與有當亦拊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

六年考滿時人皆以得進勛階為榮而後獨以敵

人未退為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闕

考成匍匐就道向令此時得蒙皇上俯從其請賜

之骸骨為三俊者今日尚得與田夫牧豎歌詠太

平優游耕鑿豈不為熙朝優老盛事高尚美談而

竟以遷秩之隆恩釀骫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於圜扉為滿即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隂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名地變而況問擬惕於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於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爲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

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

事以鉤棘爲精神而反負皇上法天慎獄之本意

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榮曠蕩無期纍臣未逢

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得從

釋縶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席藁俟訊俾國法凛

然仍無妨於國體君心廻照即仰合於天心臣即

受出位妄言之誅彌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

御史李右讜救戸部尚書畢自嚴疏臣見戸部尚

書畢自嚴因鄭友元代輸金花銀兩奉旨著法司提問輦轂之下無不驚駭旣而自嚴因服甸匍往詣犴狴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覩其回話一疏於友元之代輸屢奉查核明旨乃當日浮寄緣故竟未明白剖陳皇上責以欺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慼也但思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於祥刑愼獄尤注宸衷今自嚴於六卿之内首膺宫銜非小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

載非新進比也且聞曩時邊警倉皇籌畫儲糈毫
無抉誤又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謂
職事官三品以上及大將吏守職奉公議貴議勤
均似可以比附者且以事情虛心推究友元熱中
考選輸銀倖進罪首也自嚴始緣護惜總成支飾
罪次也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淪圜土
輕重已似失倫矣且自嚴年既衰暮病復纒綿憂
鬱煎熬必致委頓如或溘先朝露即異日者終儆

皇上解網之恩欲湔祓以自新其路奚從乎臣幼誦漢臣賈誼之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加以繫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聞谷永之告其主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葢之報況國之功臣哉誼之語葢為漢相周勃之逮繫而發永之疏亦緣陳湯有定西域之功而以言事下獄也卒之兩主轉

圜以聽矧皇上堯舜比隆吁咈無間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槩置不問第祈皇上稍示寛容豁其囹圄俾束身私寓俟友元解至日同治以應得之罪庶於三尺之法大臣之體兩無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霆繫神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已覺庶類不堪況乃摧擊頻加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今春以來九列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以瀆請蒙褫今復摘至再三

其勢必將抱蔓我皇上量同天地恩猶父母震疊之所施原屬生全妙用但宥過矜愚嘉與更始實羣工之所共祈而非一二人之私念也又臣於自嚴原非同鄉亦無舊識上年以帶觧新餉誤叅經年無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自不敢以私隙而嘿嘿處此也疏上不允吴甘來復上疏曰自嚴之罪豈獨在蒙徇哉敭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

也望八之年匍匐入獄萬一瘐死使人譏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次日遂釋出

崇禎十三年監生涂仲吉救黄道周疏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况當天威震怒誰甘以身試法第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覩古忠臣義士損一身以成君父之德如孔璋代請於李邕郭亮伏鑕於李固皆志本於誠死生所不顧臣覧古論世未甞不痛哭而起令適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

請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誅爲日者黃道周因薦被逮廷杖之日臣工飲痛童嫗墮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怕死之葉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為驚心此真皇上從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痛自此人人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極怒終不忍死視其子覩其箠楚哀號之狀未嘗不興憐而思

痛焉皇上好問好察過於古先哲王又鋭意太平
勵精圖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黄道
周而搏執僇辱寘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内之所想
望也臣觀道周道籍十載半居墳廬自躬耕樵採
而外稽古著書晨夜不輟宗黨憐其貧鄉里推其
孝孫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知有君有
親幸已遭遇聖明亦欲發抒所學雖其言嘗過戇
而其志實純忠當酷暑萬里鋃鐺就逮時因服草

屨飲水啜蔬士紳挽縶幾不得行道路見者莫不悲嘆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囹圄圜扉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此天下之大小臣工至於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草芥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緘嘿以需時小臣畏縮以全軀使皇上所以教育裁成之意不能大白於天下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

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隳棄其職業不忠不孝隳棄其家修皇上方嚴典刑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顛蹭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内為善之志乎令天下之人謂殺道周以激奮樞輔而樞輔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緘閉諫臣而舉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昔唐太

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柰何智出漢唐賢主下臣讀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之禍葢惟君子有聲氣不謀而應其求不啇於人類者則從而誣之三季之王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摧士氣失民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鑒其苦節赦其無辜俾

全清忠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為小人所快
心即殺臣狂妄實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母堂
有未葬之親殺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
立朝行道見義不為者謹席藁願從葉廷秀之後
惟皇上幸照察焉
崇禎十四年司寇劉澤深擬遣黄道周等戍疏看
得黄道周之罪前議烟戍議永遣總不足以蔽斯
人之辜者則以道周為人為學無補於時妄議足

實其身聖明在上崇正息邪固難容此堅僻偽辯之徒也涂仲吉解學龍葉廷秀薦之救之事雖不同而曲比道周之情則一與馬思理董養河等各照原擬等因案呈到部該臣莊誦聖諭仰體聖心恨不即速擬爰書之為快也第道周沽名釣譽之矯情迕旨欺賢之深罪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之矣到此只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

酷大罪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體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上一疏空言無當睿照一臨肝胆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與而今且斥之短之道周亦不與之較而日惟禱祝聖壽怨艾無已烏有所謂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

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於左右諸大夫而窮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爲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案乎臣仰見我皇上於去年行刑時即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傳旨停免滿城老稚舉手加額祝頌無極今皇上豈有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亦惟

是恩威出自皇上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渺識所敢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俟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章妄詡委屬乖謬但疏舉循例非敢創行烟戍足蔽厥辜凃仲吉等昏昧庸愚寘行取咎仍照原擬至若其等項背相接比肩事主豈無臭味相關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若將浼為翻覆變態薄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薄懲

崇禎十一年錦衣吴孟明回奏鄭鄤杖毋疏臣查
在衛見監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起
係李皇親家人皆正在究擬例難保候其鄭鄤一
起係崇禎十年二月奉旨到衛前任郤之有未經
究問董琨於本年四月接管曾以鄭鄤病狀具題
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鄤是否真病着責令調治
速行研訊如致斃董琨不得辭罪該衙門知道欽
此臣自蒙恩任事以來每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

屢據醫官馬龍圖呈稱犯官鄭鄤久患癱瘓手足戰揺不能轉動臣復差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臣隨嚴批醫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究結去後偶一日會恊理陸完學渠詢鄭鄤病勢如何臣對以病尚未愈臣因問其杖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自負才名既藉門第踞傲放肆得罪鄉邦死不足惜其杖母之事非其本謀臣又云既無此事何以故輔温體仁以此告人完學又云此

事最為可宥鄖父鄭振先家有箕仙能發人隐事一家崇奉無不皈依凡有過失皆遭撲責謂之懺悔自振先夫婦至鄭鄖以下無不皆然不獨鄖母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氏受杖係振先之婢動刑想慄宿憾杖之太重以致吳氏生疑杖時鄭鄖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救僥事則有之實非所挑激也協理係臣鄉舊公祖與鄖同住府城知之必真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訊之臺臣王章所言

與協理相同臣因思鄭鄤罪案原在誤奉箕仙至於杖母一事據二臣之言不係鄤主使則鄤罪不至死矣

崇禎十六年閣臣公掄舊輔揭適蒙發下刑部一本係會議罪輔周延儒臣等凛奉嚴威俯鑒覆轍方負罪惕息悚媿不惶安敢昧死代為籲控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體臣之至深恩異數千古鮮倫為臣子者忍於比匪行私自干法綱尚敢以國體

君恩求寛於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廷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徳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寛踈以致門客胥壬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廷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絶因而寵賂彰聞疵垢多端天鑒烱然罪安所遣部院以烟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帯亦不無微勞可憫

倘蒙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則惟益之恩同於
覆載非臣等所敢冒徼也謹擬票進臣合詞密請
伏祈聖明鑒裁施行初七日奉御批覽卿等奏揭
朕心惻然但延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
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姦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
回朝面詢應將兵情邊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
幾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
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

已有旨了

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臣欽奉明綸清理刑獄因取各犯審時所投狀詞一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係未結各犯官侯恂傅宗龍等臣數共六十六名内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撫按道府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此我國家歷朝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衆乎孰非我皇上作養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析圭擔爵已為榮矣作

姦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為累詩書誤人耶當
點名挨審時臣責以臣子大義凜以朝廷大法皆
俛首叩頭思赦案前自怨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
後不見其多今察各招凡內外文武約有一百四
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為我皇上陳之
一原任尚書侯恂原任司馬倪嘉慶夫屯豆借還
之數已經改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追納其司官
賄差一節力辯皆為懸指兩案牽纏五年沉滯所

宜早為分案酌結者也一原任尚書傅宗龍當撫蜀則功績亦著在中樞則籌畫多踈惟哀顲其一時踈率之差實不敢有藐抗阻撓之意所當速為酌擬者也一原任順天府府丞戴澳論人無據衹為博已之名事出風聞殊失入告之體所宜酌量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任廵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照為撫則一罪各不同總之勦撫未見有效按法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槩論所當分别

各招擬結者也一原任兵科宣國柱諫官職任糾彈為何代人私囑但逃弁拘提何時得至若審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為結案者也一原任兵科耿始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三十餘萬之多似急公家而科叅有欵又多有駭人所聞之事難免官謗但辯稱誰送樣銀有何的據既說打死今何生存張仁原非快役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辯所宜再加研審請旨定奪者也一原任河南道成勇

自負直戇非為傾排但言官原就事論人今堅稱
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人所宜原情定罪以免
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景琦事出倉卒原非違
法應奏不奏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減速結
者也一原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贓數已有二千之
多雙目皆枯已獲貪淫之報所宜勒限追贓照例
矜釋者也此案方經欽駁自當訊其贓証明白確
擬乃司官王廷授徑擬斬罪成招懼而賄求有由

然矣但良彦之罪不至於斬況已雙瞽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口北道賀鼎據册未完之贓多至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辯地方錢糧除去抵完欠數尚有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可酌擬減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績浮薄恣肆虛見才情剖厲過激乃其本色據其辯有十欵法當立聽謂周敬寀係堂上所親拔於司官似為無與即云既講送允然此月身在場中金玉係赤貧

之傭安有多金又非經推用之官為何重賄種種矣辯所當研訊確情再為酌議者也一原任司官熊汝學朱國壽朱日爍塌工俱有可原賠修似可寬罪所當分別酌議各量還職者也以上諸犯各殊幽沉則一所宜請旨下部作速清理者此矣臣於審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爲有不忍默默然者一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一原任總兵劉光祚夫出柙吾於檻車用孟明於三敗卒皆成功古今美談

今之臣未必如管子光祚未必如孟明而鼓舞磨厲可當一面未可知也

崇禎十七年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時事日艱人才足惜疏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於是率同列伏閣而諫將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諸諫官曰言官肯言事天下太平矣臣竊慕之夫德宗忮主也而城能克盡言職如此臣生昌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駮

之地乃逡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為臣
令敬頌言於聖上者有六人爲原任兵部尚書張
國維湖廣廵撫郭景昌浙江廵撫董象恒科臣姜
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也國維身任中樞大敵在
門不能運籌制勝蚤紓君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
維清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向年撫蘇大得民心
總河數年道路梗阻運轉不匱有功國本特簡中
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倜儻之才平日以岳

武穆自況身在戍所起授節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於山西士紳遍行借貸名募壯丁間道入楚以圖報答不謂中途遽有繫逮之命至象恒臣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績但聞緹騎到浙闔城百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觀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績可知姜埰之罪起自故輔令故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訊結獨埰猶羈滯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民興隨故輔軍前監紀雖無可錄之

功亦無阿比之跡況還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案具在公論甚明臣既有知敢不陳列上請臣尤有言者當茲内外多故時事日艱每見大小臣工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膏血沙場或受鏆西市或遠禦魑魅或呈沉貫索藹藹若若矣以致遇抉會推扼腕之人既瓶罍之交罄亦襟肘之兩窮豈世遂無材一至於此葢天之生材有數長養之則出摧折之則盡理有固然臣之敢於

輕瀆宸嚴者又不止為六人惜也臣垣前此為請
寛貸獲蒙重譴臣豈不知一念之愚止以身有言
責不敢不以人材當惜效古人伏闕之義倘有一
毫徇私市德之心則願二祖列宗在天之靈顯殛
之此又臣所自信並求信於皇上者也統祈鑒察
施行疏入名閣部大臣出疏示之范公景文極力
挽回六人俱獲出獄國維景昌更荷起用

明刑

刑尚書馬文升疏竊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姦宄故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臯陶典刑以弼之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癉

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强盜何則强盜之行葢其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刼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㐱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强盜條云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姦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英宗皇帝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

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録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

盖專指律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

令三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

然恐强盜重情不在其内且强盜既該不待時決

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

之輕重俱監之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

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

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

雖輕而行刑及夫處决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决不待時之强盜矣是强盜與鬬毆殺人者為無異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强刼有犯不時處决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葢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刑尚書林俊正法守疏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
為分豁妄捏虛詞陷害善良事竊惟祖宗設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
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姦細鎮撫司鞫訊大
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太祖以鎮撫司非法淩虐
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
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
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

遵無易正徳年間劉瑾錢寧等繼相擅權凡意中
愛惡輙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姦而祖宗之
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
惡者天啓我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
朝之牢姦錮獘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
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假
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鉦所
告崔文等涉虚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

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
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輙付鎮撫
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
明正上下内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
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臣恐將來之變
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
收回成命仍將李鳳陽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

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又疏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

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

川内使任信等侵盗喂養牛隻料豆二十九石倉

官徐鈞失於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

雜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旨是賈全

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

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

謂之司寇我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成法也近者内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終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送大理寺審録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可勝願幸

又疏竊以内府嚴密之地内監親近之臣而内庫

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姦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隐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内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豈

容不付有司也成化間内使張來保盜昭德宫財物奉擬處决且累掌宫太監亦發海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内府公家之積内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巵羣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規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乞將王玘

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及該
直守門守備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姦屏
息積弊一清矣
正德間刑部等衙門誅大逆以彰天討疏問得一
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
司禮監令降奉御自幼淨身景泰年間選入皇城
乾清宮答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
蒙改司禮監辦事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

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慮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朦蔽朝廷將各衙門大小官員尋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来决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選委乖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瑾提督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賢否過失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瑾過惡正德三年六月内欽蒙令瑾本監掌印管事瑾因權勢重大益無忌憚内外百僚一

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閣相干往往袖
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揑寫旨意屢更屢變是
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
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
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各
處鎮守太監總兵廵撫副參遊擊等官但由門下
出身者不拘貪汙老疾一槩存留此外雖有知勇
廉幹亦就罷黜添設廵鹽廵捕查盤等官騷擾天

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觧一空但凡朝覲公差鎮廵等官俱要餽送少不滿意即令校尉捜訪小過羅織重罪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先朝革去護衛瑾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又將玉帶二條送與寧府及差来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激變地方科斂剥削銀兩鑽送鉅萬入已以至地方民窮盜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

等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稱瑾姪劉二
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張大及聞市井
軍民號稱瑾為站的皇帝輙起異心要得謀為不
軌密令心腹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副私假
寶印一顆令兩廣太監蔡昭潘牛置造弩五百餘
張匿藏私宅瑾待時起手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内
出入禁闥要得乘便使用擅差大理寺少卿周東
等前往遼東寧夏等處丈量起科以致人心不堪

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在反賊何錦謀同革爵寘鐇等將瑾激變罪惡刋印告示榜文各處張掛動揺人心謀立寘鐇為主殺死鎮守等官容匿不行奏聞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朝廷得知寧夏反叛須詔天下慰安人心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捕獲瑾聞知寧夏平復捏寫言意誇稱己功本身既加添禄米又將兄劉景祚超陞都

督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備將瑾
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鎮撫司
監候隨於瑾家搜出前項假置違禁衣甲牌面弓
弩等件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等官
備將瑾各項事情條陳奏奉欽依將瑾等拿在午
門前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委
各是實叅照犯人劉瑾本以憸邪謬膺重托盜竊
政柄播弄威權擯斥忠良援引姦黨官爵視苞苴

為進退刑罰任喜怒為重輕黷貨積如丘山人命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蠹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惡貫古今祖宗百餘年之元氣斲喪無遺國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盡自歷已往之罪已負滔天尚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偽造寶印而反狀已形私蓄甲兵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置極刑伏望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即將劉瑾押送市曹明加顯戮梟首示衆仍將本犯招

情幷處決屍形畫圖榜示天下以為萬世臣子不忠之戒

崇禎二年三月十九日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順逆經凛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豎逆魏忠賢猥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窺嚬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

肆其毒痡乃一時外廷朋姦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效首功倡和以極於三封稱謂浸疑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姦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恐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内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

頌紅本衆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欵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姦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禩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洒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譸張無急恩讐而借題衆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尚各

懲毖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疏為遵奉聖諭事竊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於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姦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爲小忠小信衹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窺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

羽翼戕宫妃而戮忠直盗帑藏而夷兵權已傲無等之三封游議偪尊之九錫亟開藩邸廹逺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内鎮而連邉將隂謀叵測僣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頼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屬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聮蹻跖人類豺狼懐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躅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

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揺母后倡和逆封鐵劵金
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争先或引聖經以慫
慂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壘纍朝禮恐比罪
魁緹騎鋃鐺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
人媚姦供嚬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
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
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
鄉録未已也而且頌以綵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

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經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構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鏌鋣釀白馬清流之禍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

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慾既罹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須及部院開来諸臣或事闗題覆公牘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虵濟事或城守全於捍禦或編摩效有詶調而又或生平才具自優敭歴猷勞蚤著聖諭所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昭灑免臚姓名固明罰敕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寛政也臣等

祗奉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
人治人肖本來之面目中涓矜弁畢麗於科商販
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
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欝三章既約金石不渝
一面宏開葛藤永斷閉姦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
襄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廠工
邉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
徼横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

恩併寧錦敘捷鹵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敘勞秩
廕悉宜聽部削除尚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
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項欵分名姓及
應得罪名開具於後統惟鑒奪勅下遵行為此具
本謹具奏聞

崇禎十四年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劾犯官不入
獄疏臣前待罪刑垣見大貪蔡奕琛一案具疏指
參此糾駁職掌宜然誠以事之最明確者無如此

案也奕琛曾官吏部賄賂公行賄罪輔一事一次三百金一次一千金衛招已明部案已定且奉旨王陛彥自招納賄何謂枉扳久在聖明洞鑒今受賄之人過付之人俱正法矣夫與者受者同罪從來定律也乃奕琛巧思免脫百計遷延謬以從前定案隻手可翻既借一丁煌為煽辯之端又借一李化熙為展身之計揣其意無非以一係本邑縣令一係本府理官情分素熟而不知耳目最真之

事道路有口良心難欺奉明旨蔡奕琛受賄事情該府申文原以李化熙為証何乃又稱不知葢已洞燭其徼矣前按臣察疏久下刑部備載該府申詳廵按鄧云中彦事有大老說情係德清蔡奕琛書云吳徵霽係琛同年朱澹修之愛婿若婿即琛婿也乙從寛政等語且吳徵霽口供蔡侍郎始事即得銀八千兩叩而隨答未用刑威此係察明在案最真確有據者而奕琛故為牽飾布圖展却已

經褫革高坐私寓試思祖宗之法有提問而不革
職既革職而不下獄者乎臣見往年刑部尚書馮
英等一下部議輙投身法曹近如陳是集等再經
革職亦入犴狴即罪輔薛國觀奉有特旨方許在
寓候審奕琛提到革職奉何明旨輙敢抗不入獄
同案諸臣李爍等提到而下獄葉有聲等革職而
下獄此其事同情同而下獄不下獄迥異不知奕
琛包藏何膽而藐肆如此也伏望皇上勅部察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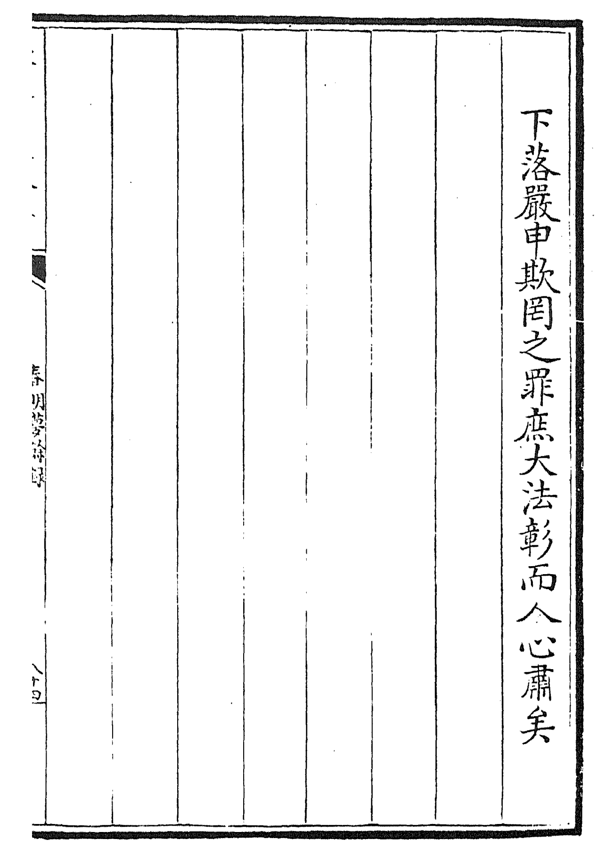
奕琛賄証已明何故竟不入獄且奉旨確擬已久何故聽其狡延不早結正暴其應得之罪破彼譸張之姦庶大法明而貪惡知儆矣

崇禎十五年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劾憲臣殺人疏竊聞律莫重於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於欺罔欺罔者誅法紀昭然不以巨憝而或漏爲者也若原任副都御史今陞户部侍郎宋之普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説爲之普寓中死屍二軀潛行掩埋科

臣表愷忘桑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據實入告其原疏中載撻埋則有二强盜其知情則有蘇管家及麻面厨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普自應俯首認承束身就法乃膽壯氣横蔑視法紀自恃身爲負嵎之虎勢同憑城之狐乃肆口反嚙堅言子虛隣佑總甲可以勢壓屬下御史可以情囑若謂赫赫氣焰殺比二人止尋常事我但言爲無誰敢執之爲有遂使輦轂之下通衢之間重泉抱難訴之寃青

燐有夜號之慘亦聳𡚁未見之變矣且其死者或
妄或矇為臧為獲據實招明法或未減乃硬口掩
飾止欲氣懾言官不知已目無君父則其欺罔之
罪視殺人之罪實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於理
因科臣左懋第黃雲師尚未奏明令兩臣之疏俱
下臣垣再四叅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者
不死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臣職掌所
關寧敢嘿嘿伏乞聖明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屍

下落嚴申欺罔之罪庶大法彰而人心肅矣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五

春明夢餘録 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舉人臣吉士璜